

非常经典

苏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。伟大的卫国战争把奥列格这一代青年推上政治舞台，而他们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，证明他们不愧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青年。

青年近卫军

(一)



[前苏联] 法捷耶夫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青年近卫军(一)

(前苏联)法捷耶夫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73-1405-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青年近卫军(一)

(前苏联)法捷耶夫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ISBN 7-5373-1405-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，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，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，不足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亚历山德罗维奇·法捷耶夫(1901—1956),前苏联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。1901年12月24日,法捷耶夫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父亲曾参加过革命活动。1912至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,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。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。1919年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,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,见到了列宁。大会期间参加镇压喀朗施培德反革命叛

乱负伤。同年秋入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。1924年后受苏联共产党派遣，先后在库班、罗斯托夫、莫斯科担任工作。从1927年起，法捷耶夫一直在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运动，担任“拉普”（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）、全苏作协领导工作，1956年自杀。

法捷耶夫的早期作品小说《泛滥》（1922）、《逆流》（1924）和长篇小说《毁灭》（1927），是他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。它们都以国内战争为题材，以苏联共产党员的战斗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。鲁迅于1931年将《毁灭》译成中文出版。

20世纪30年代，法捷耶夫着手创作两部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乌兑格人》和《黑色冶金业》，前者写一个不开化的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变化；后者写苏联工业战线的斗争。

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，法捷耶夫任《真理报》和新闻通讯社记者，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和特写，1944年出版特写集《封锁时期的列宁格勒》。

1945年，法捷耶夫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《青年近卫军》。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，都堪称是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。小说通过克拉斯顿诺共青团地下组织“青年近卫军”同德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，歌颂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塑造了性格各异、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22
第 三 章	39
第 四 章	55
第 五 章	74
第 六 章	90
第 七 章	107
第 八 章	126
第 九 章	141
第 十 章	161
第 十 一 章	175
第 十 二 章	187

第十三章	209
第十四章	228
第十五章	244
第十六章	254
第十七章	273
第十八章	284



第一章

战友们，迎着朝霞前进吧！

我们用霰弹和刺刀给自己开路……

战斗吧，工农的青年近卫军，

让劳动成为世界的主人，

把大家团结成一家人！

——《青年歌》

“不，瓦丽雅，你来看看，这是多么美啊！真是美极了！完全像雕刻出来的……可它不是大理石的，也不是雪花石膏的，它是活的，不过又是那么冷冰冰的！而且这是多么精致优美，凡人的手再也做不出来。你看，它这样静静地贴在水面上，纯洁、端庄、恬静……这是它在水里的影子，简直很难说，这两朵里面哪一朵更美。还有颜色呢？你看，你看，它并不是白的，我是说，它是白的，可是又有多少深浅不同



的色调啊——带一点黄，带一点粉红，又像是天蓝的。还有花心呢，滋润得像珍珠，简直把人的眼都看花了，——这些颜色人们是叫都叫不出来的！……”

一个姑娘从小河边的柳丛里探出身子，这样说道。她穿着雪白的上衣，有波纹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，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，突然放出强烈的光芒；她本身就像是这朵倒映在暗色河水里的百合花。

“居然还有工夫来赏花！你这个人真怪，邬丽亚^①！”那个叫瓦丽雅的姑娘回答说，她也跟着伸出头来望着小河。她的颧骨略微有点高，鼻子有点儿翘，但是她的焕发着青春与善良的脸却非常动人。她的眼睛对百合花望也不望，只是不安地在岸上搜寻着跟她们走散了的女伴，喊了一声：“喂！……”

“喂——喂……喂——喂……喂！……”就在近旁有几个不同的声音答应着。

“你们到这边来吧！……邬丽亚找到一朵百合花啦。”瓦丽雅带着爱怜和嘲笑的神色瞅了朋友一眼，说。



就在这时候，好像远处雷鸣的回声似的，炮声又隆隆地响了起来，——这是从西北方，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传来的。

“又来了！”

“又来了……”邬丽亚低声重复着，她眼睛里射出来的强烈的光芒熄灭了。

“这一次他们真会冲进来吗？我的天哪！”瓦丽雅说，“你记得吗，去年都要把我们急死了？结果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！可是去年他们离得没有这么近。你听见吗，炮声响得多么厉害！”

她们默默地倾听了一会。

“我听到这种声音，再看到这么明朗的天空，看到满树的青枝绿叶，感到脚底下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青草，闻到草的香味，——我心里就感到非常痛苦，仿佛这一切已经要永远永远离开我了，”邬丽亚的低低的声音激动地说，“这次战争好像使人心肠变硬了，本来你已经学会了无论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，可是突然你不由得对一切又产生了这样的爱，这样的怜惜！……你知道，这种话我是只能对你说的。”

她们的脸在叶丛中挨得很近，她们的呼吸混在一起，她



们的眼睛互相对望着。瓦丽雅的眼睛是浅色的、善良的，中间隔得很宽，眼睛里含着温顺和爱慕的神情望着朋友。邬丽亚的眼睛是深褐色的、大大的，——不是普通的眼睛，而是诗人笔下的美目，——长长的睫毛，乳色的眼白，神秘的黑瞳仁，从这双瞳仁深处仿佛又射出了湿润的强烈的光芒。

远处的排炮声隆隆地响着，连这里河边低地上的树叶都被震得微微抖动；每一阵炮声都使姑娘们的脸上现出不安的阴影。

“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？你记得吗？”邬丽亚压低声音问道。

“记得，”瓦丽雅轻声说，“那落山的太阳，你记得吗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……你知道，人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，说它单调，说它是一片红褐色的，尽是个丘陵，好像住不得人，可是我倒很喜欢它。我记得，奶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，她常带我到瓜田里干活，那时我还很小，我就仰脸躺在那儿，拼命往高里看，心里想，不知能望到多高，不知能不能望到天顶？昨天我们看着落日，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淋的马匹、大炮、马车和伤员，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……红军战士们都是筋疲力尽，满身尘土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



重新部署，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，对啦，正是可怕的撤退。所以他们根本不敢正眼望人。你注意到吗？”

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。

“我望望这片草原，我们在那儿不知唱过多少歌曲，再望望那落山的太阳，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。可是过去你常看见我哭吗？昨天傍晚的情形你还记得吗？……天快黑了，他们过了一批又一批，炮声、地平线上的闪光、通红的火光，一直没有停过，——大概是在罗文基吧，——再加上那紫红色的晚霞，色彩那么浓。你是知道的，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怕，什么斗争、困难、痛苦我都不怕，我只希望能知道应该怎么做……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压在我们心上。”邬丽亚说，一阵忧郁、朦胧的光辉使她的瞳仁变成了金色。

“可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，是吗，邬丽亚？”

瓦丽雅热泪盈眶地说。

“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，只要他们愿意，只要他们懂得的话！”邬丽亚说，“可是有什么办法，有什么办法呢！”她用孩子般的细声拉长声调说。她听到同伴们说话的声音，声调就变了，眼睛里也闪耀着淘气的神情。

她迅速地甩掉脚上穿的便鞋，把深色的裙摆紧紧攥在



狭长的、晒黑的手里，勇敢地走下水去。

“大家看啊，百合花！”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纤瘦、灵活、眼睛调皮大胆的姑娘，高声叫道，“别动，是我的！”她尖叫了一声，双手猛地把裙子撩起，黝黑的光脚一闪，就跳到水里，激起琥珀色的水珠溅了她自己和邬丽亚一身。“啊呀，这里的水好深！”她一只脚被水草绊住，一边后退，一边笑着说。

另外六个姑娘，也叽叽喳喳地拥到了河边。她们也像邬丽亚、瓦丽雅以及刚刚跳到水里的纤瘦的莎霞一样，都穿着短裙和普通的上衣。顿涅茨的热风和骄阳仿佛故意要突出每个姑娘天生的特点，使这个姑娘的胳膊、腿、脸庞、脖颈一直到肩胛骨，都变成金色，使那一个姑娘变成浅黑色，把另外一个姑娘又晒得好像在炉子里烤过似的。

不管哪里的姑娘都是一样，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姑娘聚在一块，她们就会谁也不听谁的，各自拼命用又高又尖的音调大声说着，仿佛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极端重要的话，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和听到似的。

“……他张开降落伞跳下来，这是真的！样子那么可爱，髻头发，白皮肤，眼睛圆溜溜的，像小扣子一样！”

“说实在的，我可当不了护士，一看见血就把我吓



死了!”

“当真会把我们丢下不管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说！这根本不可能！”

“啊，这朵百合花真美极了！”

“玛雅，你这个小茨冈，要是把我们扔下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“看啊，莎霞这个人真怪，莎霞这个人真怪！”

“一见钟情，你这个人哪！”

“邬丽亚，你这个怪人往哪儿钻？”

“你们疯啦，也不怕淹死！……”

她们说的是顿巴斯特有的、不很好听的混合方言，这种方言糅合了俄罗斯中央几个省份的语言，夹杂着乌克兰土话、顿河哥萨克的方言以及亚速海几个港埠——马利乌波尔、塔甘罗格、顿河罗斯托夫的口语。但是世界上无论哪一种语言，只要从姑娘们嘴里说出来，就都变得美妙动听了。

“我的好邬丽亚，你要它干什么？”瓦丽雅说，她的善良的、隔得很宽的眼睛担心地望着：朋友的晒黑的小腿已经没在水里，后来连雪白的膝盖都被水淹没了。

邬丽亚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，把裙摆提得更高，甚至露出了黑裤衩的边，又迈了一步。她低



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，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百合。一条沉甸甸的黑辫子滑到了前面，蓬松的大辫梢落到水里，在水上漂着，但是在这一刹那，邬丽亚只用手指最后使了一下劲，就把百合花连着长长的茎一起拔了起来。

“真了不起，邬丽亚！凭你的行动，你完全配得到联盟英雄的称号……不是全苏联的，而是我们五一矿山闲不住的姑娘们联盟的英雄！”莎霞站在没到腿肚的河水里，圆睁着淘气的褐色眼睛望着朋友，说，“把花儿给我！”说着，她把裙子朝双膝中间一夹，用纤细灵活的手指拿过百合花，给邬丽亚插在有着天然大波纹的黑发里。“啊，你戴着正合适，简直叫人嫉妒！……等一等，”她突然说，就抬起头凝神细听着。

“什么地方又响起来了……你们听见吗？这该死的！……”

莎霞和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。

姑娘们都抬起头来，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，极力要在白热的天空看到飞机。这种轰响声时而像蜂鸣那样尖细，时而变成低沉的嗡嗡声。

“不止一架，起码有三架呢！”

